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班馬異同卷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鎔

謄録監生臣雷輅

班馬異同　　　　正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班馬異同三十五卷舊本或題宋倪思撰或題劉辰翁撰楊士奇跋曰班馬異同三十五卷相傳作於須溪觀其評泊批點臻極精妙信非須溪不能而文獻通考載為倪思所撰豈作於倪而評泊出於須溪耶其

語亦兩持不決案通考之載是書實據直齋書録解題使果出於辰翁則陳振孫時何得先為著録是固可不辨而明矣是編大旨以班固漢書多因史記之舊而增損其文乃考其字句異同以參觀得失其例以史記本文大書凡史記無而漢書所加者則以細字書之史記有而漢書所删者則以墨筆勒字旁或漢書移其先後者則注曰漢書上連某文

下連某文或漢書移入別篇者則注曰漢書
見某傳二書互勘長短較然於史學頗爲有
功昔歐陽棐編集古録跋尾以真跡與集本
並存使讀者尋刪改之意以見前人之用心
思撰是書蓋即此意特棐所列者一人之異
同思所列者兩人之異同遂爲創例耳其中
如戮力作勠力沈船作湛船由是作繇是無
狀作亡狀鈇質作斧質數却作數卻之類特

今古異文半𣪠作芧𣪠蛟龍作交龍之類特傳寫訛舛至于秦軍作秦卒人言作人謂三兩人作兩三人之類尤無關文義皆非有意竄改思一一贅列似未免稍傷繁瑣然既以異同名書則隻字單詞皆不容略失之過密終勝于失之過疎也至英布陳涉諸傳軼而未録明許相卿作史漢方駕始補入之則誠千慮之一失矣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

二年進士歷官寶文閣學士謚文節事跡具

宋史傳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班馬異同卷一

宋 倪思 編

項羽本紀 籍列傳第七 史記七 漢書三十一

項籍者字羽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

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項梁竒其意乃教籍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常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史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嘗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隂以兵法部勒賔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無妄言族矣梁以此竒籍籍長八尺餘二寸

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

元年七月陳涉勝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假守通秦

賢梁乃名與計事謂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發即制人後發則為制於人所制守

嘆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吾欲發兵使公及桓

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

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

待梁復入與守坐語曰請名籍使受命令名桓楚守曰

諸梁名籍入須吏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擊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讋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官自言於梁梁曰前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故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服於是梁為會稽守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

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勝敗走秦兵將章邯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令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吾為汝迺家婦未嘗聞汝

先古之有故未曾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其衆從其言之迺以其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而立景駒大逆

無之道逦進引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從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

滅六國楚最無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稱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

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
捄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
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
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
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
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歸
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
發兵助楚項梁使羽與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

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黄外黄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不聽乃迺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則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

衛救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逦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

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軍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北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秦

三年項羽謂宋義曰吾聞今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

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半菽軍無見糧乃迺
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併力攻擊秦乃
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
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内
而専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
其私宴非社稷之臣也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
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
羽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讋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

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使立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湛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視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

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項羽名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郤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

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能勝高必疾嫉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幷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茲益多彼

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脱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内郤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内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斧質妻子為僇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

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使見項羽欲約項羽名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迺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行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異時故繇徭役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

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𠰍召黥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軍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

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它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迹下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

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亞父范增説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色今聞其入關財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使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左尹項伯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

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其
實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特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不可不
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
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
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
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
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

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
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
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乃與項伯即入俱見沛公
沛公奉卮酒為壽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無
所敢有所近取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
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到豈敢
反乎邪願伯具明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項伯許諾即夜
復去謂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

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還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豈敢巨能入乎且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祥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羽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能破秦得復見與將軍復相見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隙項王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生此項王羽即日因

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羽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擊沛公項王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名謂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汝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汝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王曰諾項莊因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

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閒事急今者項莊拔劒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劒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内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直入怒甚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劒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羽曰壯士之賜之以巵酒則與斗巵酒噲因誹讓羽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

彘肩上拔劒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宫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

有頃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名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官屬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滕公紀信成等

四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走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使張良留入謝羽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間至軍矣故使臣獻璧羽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又獻玉斗范增增怒置之地拔劒撞其斗起而破之曰唉豎子

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沛公
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後數日項羽迺引兵
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其宮室火三月不滅取
收其貨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人或韓生說
項王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伯
項王羽見秦宮室皆以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錦夜行誰知之者說者韓生曰
人言謂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羽聞之烹說者斬

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項
王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
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乃尊懷王為
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
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
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懷王雖
無亡功故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
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

都郴乃逕分天下立以王諸將為侯王項王羽與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背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民皆居蜀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道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司馬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吏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

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趙王歇為王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英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番君吳芮率帥百越粵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

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
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
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
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
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
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背項梁又
不肯將兵從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成安君陳餘棄將
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

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羽自立為西楚霸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幷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

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羽乃迺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連下時漢王還定三秦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迺北居代餘以

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往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連下羽至城陽是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幷關中且東齊趙梁叛畔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時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

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行使將將數千人行往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接上陳餘使張同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叛畔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得齊亡卒得數萬人反

城陽項王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王皆已入破彭城收其貨寶賂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羽迺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郤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連下漢王迺與數十騎遁

去
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
砂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
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使人收家室家而西楚亦使
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家亦已皆亡不與漢王相見得
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
墮孝惠魯元二子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
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
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

歸報項王項王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自圍漢王三匝至此漢書高紀文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稍稍收其士散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卒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食漢之三年項王羽數侵奪擊絶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不取後必悔之項王羽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與陳平計金四萬斤以間項王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

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羽以故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於是漢將紀信説漢王曰事已急矣請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故漢王亦得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

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令御史大夫

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連下漢王西入關周苛樅公謀曰反國

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

王羽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為虜矣若若非漢王敵也項王

羽怒烹周苛幷殺樅公生得周苛以下漢書高紀文漢王之出滎

陽西入關收兵還南走出宛葉間得與九江王黥布行

收兵復入保成皋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連下是時彭越渡睢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跳獨與滕公得出成皐北門渡河走至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連下漢王得韓信軍是時彭越渡河睢擊楚東阿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楚將軍薛公項王羽乃自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接上進圍成皐漢王得淮陰侯韓信軍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留止壁河內

使盧綰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楚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連下謂海春侯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亨而乃翁則幸分我一桮

盃羮項王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但益禍怨耳項王羽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廼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二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罷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羽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羽瞋目叱

之樓煩目不敢能視手不敢能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迺項王羽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羽乃即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羽十罪語在高紀項王羽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傷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項王聞淮陰侯又韓信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羽乃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韓信大破楚軍殺龍且追

至城陽虜齊王廣韓信因遂自立為齊王項王羽聞龍且軍破之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信淮陰侯弗聽語在信傳建下時漢關中兵益出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絶楚糧項王乃謂海舂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即漢欲挑戰慎勿毋與戰毋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於是引兵東行四年羽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已降項王羽怒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

說項王羽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之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塞王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

王羽信任之當是時項王羽至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羽
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接上乃為高俎置太
公是時漢關中兵盛益出食多項王羽兵罷食絕少連下
漢王使侯公說羽漢遣陸賈說項王羽請太公羽弗聽漢王復
使侯公往說項王羽項王羽乃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割鴻洪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以東者為楚項王許之
即歸漢王父母妻子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呼萬歲

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羽乃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幾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從之（自漢遣陸賈至此漢書高紀文）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漢五年漢王乃進兵追項王羽

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

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及劉賈軍從入楚地圍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彭越皆大會垓下詣項王項王羽軍壁垓下兵軍少食盡漢軍及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迺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名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

迺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

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曲

美人和之項王羽泣下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

是項王羽遂乃上馬騎麾戲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

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羽項王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

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

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羽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迺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艾旗迺後死令使諸君知我非用兵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乃分引其騎以為四隊因四隤山而為圜陳外四嚮漢軍騎圍之數重項王

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殺漢一將是時赤泉侯楊喜為郎騎將追項王羽項王羽瞋目而還叱之赤泉侯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羽所在居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羽乃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迺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服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羽乃欲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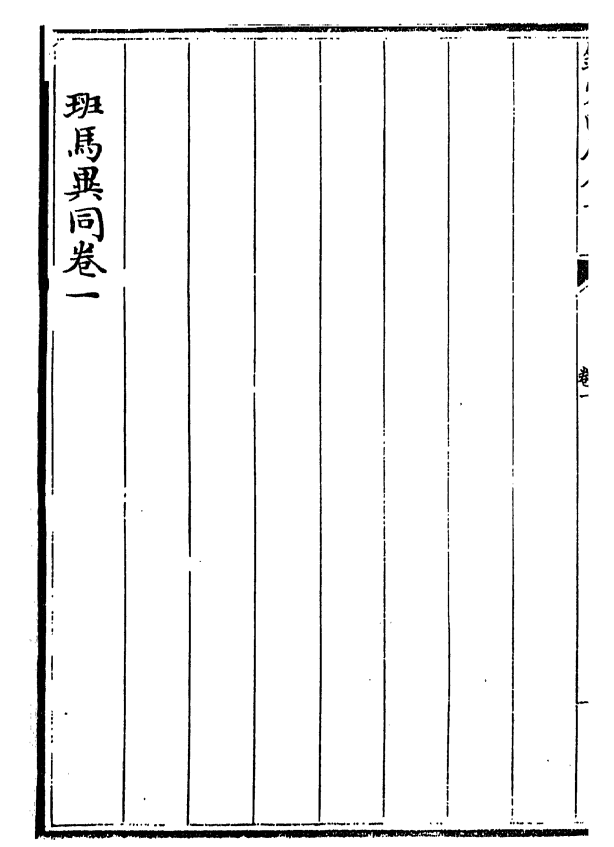
待謂項王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亡以渡項王羽笑曰迺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亡敵嘗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迺令騎皆下去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羽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羽身亦被

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羽乃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為若德公得乃自刎剄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亂相蹂轢踐蹈争項王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以封五人皆為列侯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

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懐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漢王迎以魯公禮號葬項王羽於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支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等四人為列侯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亦有言舜目葢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

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拔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伯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畔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謂霸王之業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漢書贊用賈生過秦論上篇



班馬異同卷一

班馬異同卷二

宋 倪思 編

高祖帝本紀第八一上下 史紀八 漢書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蛟交龍於其上已而有身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寬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産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

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

子所知也卒與劉季(高祖)呂公女乃(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子)皆似(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

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

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

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

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蛇遂分為

兩徑道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

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猒當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又喜沛中子弟

戍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勝涉等起蘄至陳而自立為楚王號為張楚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九月沛令恐欲以沛應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高祖劉季高祖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高祖劉季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謂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即家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高祖欲以為沛令劉季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

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高祖數讓衆莫敢肯為高祖乃立季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上赤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何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吴田儋與從弟榮横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

邯距破之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豐沛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

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楚王在留沛公乃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引兵攻碭

三日乃取碭拔之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軍擊豐不下四月閒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在薛沛公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五月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六月沛公如薛閒陳王定死因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後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

公北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東阿大破秦軍章邯東阿齊軍田榮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追北至別攻城陽攻屠其城之軍濮陽之東復與秦軍章邯戰又破之秦軍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沛公項羽去而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敗之斬三川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

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大破之定陶殺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士卒恐乃引兵與呂將軍呂臣引兵而俱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連下魏咎弟豹自立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連下趙歇請救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魏咎弟豹

自立為魏王後九月懷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以項羽為魯公封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按上章邯已破項梁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慓悍猾禍

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夾壁破其魏二軍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

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劉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并攻昌邑昌邑未拔下沛公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度乃求見

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沛公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以其弟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三月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陽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絶河津

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轘轅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偃旗幟黎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縣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

蓄多其吏人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降析酈皆降所過毋得

鹵掠秦民喜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月章邯已以舉軍降項羽於趙矣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及秦相趙高恐乃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乃用張良計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

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生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破敗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

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
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
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
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
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名諸
縣父老豪傑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耦
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
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

秦法諸吏人民皆案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為父老兄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人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民人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曰雍王王關中今則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毋內諸侯軍稍徵

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二月中項羽果率師諸侯兵西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己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毋傷聞項王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以下接亞父范增說羽至誅曹無傷漢書見項羽紀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

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上接項羽紀文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歸數日項羽遂引兵西屠燒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滅秦人民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

約本定天下諸將及與籍也春正月乃佯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英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漢王怨項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夏四月諸侯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羽使卒三萬

人從漢王楚子與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襃中因說漢王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視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說漢王曰項羽背約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君王獨居於南鄭

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幷之計漢王大悅遂聽信策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五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引兵從故道還出襲雍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定隴西北地

上郡田榮聞羽徙齊王巿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巿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幷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幷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幷關中而齊梁叛之羽大

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

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東略地如陜鎮撫關外父老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置河南郡韓王昌不聽使韓太尉韓信擊韓破之韓王鄭昌降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十一月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户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民得田之春正

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
楚焚其城郭齊人復畔之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
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
漢王厚遇之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施
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士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
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
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
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

王從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修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故漢王聞之

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
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
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兵皆縞素悉
發關內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
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
虜其子女齊人叛之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
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擊已

連齊兵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黄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與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以下接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至羽常常置軍中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羽以為質漢書見項羽紀常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亡

去漢復為楚塞王欣翟王翳降亡入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說九江王布使舉兵叛畔楚項羽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使背畔楚五月連下漢王屯滎陽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

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祠之興關內卒乘塞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連下年漢王如榮陽是時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皋連下年項羽數侵奪漢王稍

收士卒屯滎陽與諸將及蕭何發關中卒老弱未傅者悉詣軍益出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是以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破楚京索間破之連下年築甬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則絶河津反為楚接上年六月漢王還櫟陽漢王如滎陽使謂酈生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户封生食其往豹不聽漢王遣將軍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

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大破之虜豹傳詣滎陽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三年冬十月漢王乃令韓信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按上年隨何旣說黥布）漢王軍滎陽

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連上魏王豹謁歸）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連下又問陳平）夏四月項羽遂圍漢王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不聽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連下文陳平反間既行）乃用又問陳平之乃從其計與子陳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接上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陳

平反間既行於是項羽乃果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大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而去未至彭城發病而死漢軍絕食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於是陳平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車黃屋左纛詐為漢王誑楚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

中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日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至成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袁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月彭越度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殺薛公項羽乃使終公守成臯而自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户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誅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

渡河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則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饗鄉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攻下梁地睢陽外黃十餘七城九月（建下年羽謂海春侯）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

食其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罷守兵與漢和共擊項羽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救齊連下漢果數挑成臯戰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犇奔彭越連下年漢立張耳為趙王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九月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

若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無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乃行引兵東擊彭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連上年漢王使酈食其說齊漢果數挑成皋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項羽至盡走險

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連下丁壯苦軍旅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留侯張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連下秋七月立黥布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餉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吾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

約王我於蜀漢罪一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也項羽當以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也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私其財物罪四也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也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也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王主令臣下爭叛畔逆罪七也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與罪八也項羽使人陰弒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

弑殺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公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疾甚因馳入成皋十一月逮上年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病愈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

關中兵益出而當此時彭越田橫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連上韓信已破齊）田橫往從之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數擊彭越等自知少助食盡齊王韓信又進兵擊楚項羽恐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以西者為漢鴻溝而以東者為楚九月項王歸漢王父

母妻子太公呂后軍中皆呼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以下漢書高帝紀下）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

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蚤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得復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用張良計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往引兵來十一月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

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而迎之黥布武王並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十二月圍羽垓下漢書按下年羽聞漢軍四面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将三十萬自當之孔将軍居左費将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将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将軍費将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

敗垓下項羽夜卒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斬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悉定獨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天下諸侯兵北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魯其父老見項羽頭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遂以魯公號葬項羽於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

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正月於是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

漢王為皇帝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亾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亾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恵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亾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眛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吾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空言虚語言亾實之名非所守取也吾不敢當

帝位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羣臣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微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徳誅暴逆不義立有功平定四海内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徳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侯王幸必以為便便國家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

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乃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

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
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
王又曰故粤王亡諸世奉粤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
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粤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天下大
定高祖帝乃西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
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夏
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其歸者復之六歲半之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令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

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與曰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高祖帝置酒雒陽南宮高祖上曰列通侯諸將無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嫚而侮人項羽

原書葉次誤就

仁而愛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高祖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班馬異同

山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說服初田横歸彭越項羽已滅横懼誅與賔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横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横懼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高祖欲長都雒陽戍卒齊人劉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及留侯張良良因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車駕西入都關中長安拜婁敬為奉春君賜

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攻
下代地高祖上自將擊征之九月虜得燕王臧荼詔諸
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荊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
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請即立太尉盧綰以為燕王使
丞相噲將兵攻平代地其秋利幾反高祖上自將兵擊
破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羽之將項氏羽敗利幾為陳
公令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上侯之潁川高祖上至
雒陽舉通侯籍名之而利幾恐故反後九月徙諸侯子

關中治長樂宫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逆下人告楚王信謀反〉高祖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上朝太公擁篲〈彗〉迎門却〈郤〉行高祖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上心善家令言賜黄金五百斤

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連下秋九月匈奴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謁即因執之是日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

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者高祖上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上還至雒陽赦封韓信封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高祖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修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以為荊王王淮東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王淮

西壬子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太原都晉陽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

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接上上歸

櫟陽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趙將後趙利為王以反收信散

班馬異同

兵與匈奴共距漢高祖自往擊之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我平城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而後罷去令使樊噲止留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連下年代王喜棄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連下蕭何治未央宮

八年冬高祖上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建下過趙還蕭丞相何營作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上還見其宮闕壯麗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亡以重威且無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上乃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漢書在上年二月按八年冬高祖之東垣還過趙柏人趙相

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高祖上高祖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因不留（連下十一月）代王劉仲喜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赦為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漢書在上年十二月下連春令郎中有罪）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十二月行自東垣至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

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連下冬十月）十二月行如雒陽趙相貫高等謀逆事發
覺逮捕高等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夷三族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從王就獄王
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王敖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二月行
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連下夏六月）是歲十一月徙齊楚貴大族楚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接上十二月行如雒陽）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上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稱萬歲大笑為樂（接上十一月）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梁王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櫟陽宮葬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死罪以下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九月趙代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能去豨黄来歸者皆赦之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戰而阻漳水吾知其無亡能為矣也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

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聞問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啗購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冬高祖上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擊攻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

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上怒城降令卒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長安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

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令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

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
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
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
病勿遣夏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
族詔曰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
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

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
復終身五月詔曰粤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
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
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
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令立它為南粤王使陸賈即
授璽綬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
復終身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
令尹薛公有籌筴上見公薛公言布形埶上善之封薛

公千戶（連下詔王相國擇）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并擊殺荆王劉賈地劫其兵北渡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高祖上自將以往擊之布（漢書紀十一年止此）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為淮南王（連上上乃發上郡）

十二年冬十月高祖上已擊破布軍于會甀缶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上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

老子弟縱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上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上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

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得惟陛下哀憐矜之高祖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以其為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乃迺幷復豐比沛連下漢別將擊布於是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拜沛侯劉濞重厚請立為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連下十一月漢别將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周勃樊噲别將兵定代斬陳豨於當城接上詔曰吴古之建國十一月高祖行自布軍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至長安十二月高祖詔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絶無後其與予守冢各十家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

事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将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綰稱病疾辟陽侯食其歸具言綰反有端矣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来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

長沙王臣等請立皇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

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高祖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疾病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既死令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知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
乃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病疾愈
自入謝夏四月甲辰高祖帝崩于長樂宮迎下盧綰聞之四日
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户民今
北面為臣此心常怏怏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
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之以語酈將軍商酈商往
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
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

十萬定燕代亟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内叛畔諸侯將外反亡可翹蹻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連下五月盧綰聞高祖崩之遂亡入匈奴接上呂氏與審食其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帝起微細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曰高皇帝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

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
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
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太子襲
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
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
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高祖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
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皇帝薄太后子

次梁王恢吕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吕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葬長陵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

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班馬異同卷二